

教育生态学视域下家庭教育问题透视、归因及破解

孙建华¹, 吴晓丽²

(1. 聊城大学 学报编辑部, 山东 聊城 252059)

(2. 延安大学 西安创新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从教育生态学视域观照家庭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寻相应的解决策略具有理论适切性和现实必要性。从教育生态视角审视,家庭教育问题可以从外围存在限制因子、内生环境违背教育规律以及教育链生态位模糊三方面进行问题透视:外围限制因子表现为社会指导服务体系不健全、学校协同育人长效机制未形成;内生环境问题主要是教育观念局限花盆生境、教育内容违背耐律定律、教育方式违反最适度原则、教育主体男性角色边缘化;教育链生态位模糊表现为同质化现象严重、群体共生能力不足等。对家庭教育问题进行归因分析,主要是因为环体嵌入不深、教育边界不清等。解决家庭教育问题需要从三方面进行生态突围:一是利用生态富集效应,促进家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二是利用协同演化效应,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三是利用关怀原理,建立和谐的家庭教育生态环境。

关键词:教育生态学;家庭教育;协同育人

中图分类号: G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6) 01-0129-11

收稿日期: 2025-10-29

基金项目: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家庭教育科研课题(2021—2025年)(23GLFFY005);基于“环境-组织”生态的家庭教育责任及整体能力提升研究。

作者简介: 1. 孙建华(1968-),男,山东鄄城人,聊城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2. 吴晓丽(1998-),女,山西大同人,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助教。

家庭教育作为个体教育的发端,在人生发展、家庭幸福、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其它教育形态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嬗变,家庭教育需要顺势而为,做出调适和转变。《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标志着家庭教育由传统的“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国事”,家庭教育不再只是家庭私事,学校、社会等同样需要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与义务。提高家庭教育质量,成为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从教育生态学视角,探讨新时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寻求破解之策,对促进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新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提出:家庭教育研究从教育生态学视域进行观照的适切性

教育生态学(Educational Ecology)是由美国教育家劳伦斯·克雷明最早提出来的。一般认为,教育生态学是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一门学科。它把教育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把握并指导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教育生态学主要借鉴教育学和生态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把教育放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中,研究这三种生态环境和人的生理、心理环境的各种生态因子与教育的相互关系。它包括教育的生态结构、教育的生态功能、教育的生态原理、教育生态的规律、教育生态的演替、教育生态的检测与评估等方面的内容,并与教育学和生态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有着内容与方法上的交叉和联系,起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

劳伦斯·克雷明认为教育生态学应以教育为主体,研究教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台湾学者方炳林在他所撰《生态环境与教育》一书中则提出以生态环境因子为主,研究各种生态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及对教育的影响。我国学者吴鼎福、诸文蔚所撰《教育生态学》一书则认为,应把上述两种体系统一起来,从教育和周围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入手,以教育系统为主轴,剖析教育的生态结构与生态功能,以教育的生态系

统为横断面,然后扩展开去,建立起纵横交织的网络系统结构,从而集中地阐述其原理,揭示出教育生态的基本规律。一般认为,后者统一论的思想体系更为可取,也更切合我国教育实际。

教育生态系统不论大小,都有其组成成分和结构。按照教育生态学相关理论的解释,家庭教育也是一个教育生态系统。不过相较于教育这个宏观生态系统而言,家庭教育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也可称为微观系统。教育生态理论认为,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结构单元的改变,都会影响其它结构的改变,这导致教育的变革需要从各个层面入手,整体设计,系统安排,才能维持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家庭教育是由内部教育因子和外界多维生态环境中各种生态因子所构成的立体交叉网络系统,同样也会受到内外各种限制因子的影响,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审视家庭教育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限制因子、花盆效应、教育生态位等概念是我国学者吴鼎福在深受美国教育家劳伦斯·克雷明的教育生态学理论启发影响后提出的。“结构”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各种教育机构在社会中都具有不同的“结构”,因而,应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系统中来审视教育,审视各种教育因素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结构的角度看,家庭教育不应该是教育改革中的孤岛,而是要和其他教育因素联系起来,共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家庭教育的诸多问题既源于其自身内部的因子,也源于其外部的诸多限制因子。因此,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家庭教育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基础和重要补充,会受到来自学校教育的影响。同样,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单元,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另外,家庭教育的内部环境包括家长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都会影响家庭教育的质量。家庭教育强调教育的内外整体性,与教育生态学理论所秉持的理论观点具有一致性。因此,从教育生态学的视域分析家庭教育在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并找寻相应的解决策略具有理论适切性和现实必要性。

二、问题表征:家庭教育问题的教育生态学透视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家庭教育是最为持久的一种教育形式。^① 纵观家庭教育变迁的历程,其最稳定的功能是情感教育功能,这种教育功能具有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取代的独特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结构逐渐简单化,家庭责任逐渐被放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家庭教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② 尽管《家庭教育促进法》从全方位为家庭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法制保障,但作为新法,必然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从教育生态学视域审视家庭教育实施的内外环境因素限制所导致的家庭教育问题,主要表征如下。

(一) 家庭教育外围环境存在限制因子

赖特曾指出,当生态因素处于缺乏时,或低于临界线,或超过最大忍受值的情况下,就会起到限制因子的作用。限制因子是限制某个有机体浸入某一环境的可能性。换言之,有机体虽然能够生存,但影响其整个新陈代谢。^③ 对任何一种教育生态系统来说,最主要的限制因子是能量流和信息流,如果能量流不足,低于基本需要时,就会限制教育的规模、数量和质量。《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提出家校社协同构建完善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社会和学校层面能量流供给的不足,导致其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的能力有限,家庭教育整体发展质量不高。这些外围环境中的限制因子主要包括:

1. 社会指导服务体系不完善。一是服务内容零散,难以满足家庭需求。家庭教育涉及道德培养、观念树立、习惯养成等各方面,范围广、内容多,需根据各个家庭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但现实情况是各地在实施过程中指导服务内容较为零散、肤浅,根本无法满足家庭教育需求。二是服务对象缺少分层,区域供给不均衡。家庭教育指导不论乡村还是城市,多是针对一般群体开展的普适性指导。对于单亲家庭

①[美]威廉·菲尔定·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9页。

②刘莎莎:《家庭教育的时代变迁、现实困境与进路选择》,《教育学术月刊》2023年第1期。

③罗梦园、杜静:《教育生态学视域下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的路径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儿童、重组家庭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问题儿童等特殊儿童开展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不足;即便针对特殊儿童开展的服务指导,也缺乏细化的指导分类标准。相较于乡村,教育指导服务多富集城市,覆盖乡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尚未形成。作为薄弱环节的乡村本应优先关注,但却缺乏基本的兜底性保障。三是服务队伍专业性不强,不能很好地满足实际需求。目前,我国家庭教育指导队伍构成人员多是兼职,参差不齐且流动性较强,专业人才匮乏。须知,家庭教育指导人员需要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①。现有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人才在教育理念、资源、方法等方面不能适应现代化家庭教育的需要,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数量及质量有待提升^②,教育指导服务效果欠佳。四是指导服务评估缺失,监督体系不健全。如何评价家庭教育指导的效果是当下面临的一个难题。我国各地区目前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运作及其效果的监测评估方面存在短板。尽管对家庭教育指导的人员和职责作了明确规定,但缺失监督评估的标准、形式及其具体内容,导致政府无法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质量进行有效评估,更无法对家庭教育指导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诊断和校正。

2. 学校协同育人长效机制未形成。学校必须认识到,家庭教育乃是学校教育的背景与前提,家庭内的个体社会化先于学校教育实现。协同家长、指导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应有之义。但事实上学校协同育人资源匮乏、教师指导表面化、校园隐性环境建设不力、机制结构较松散,缺乏系统的程序与安排。首先,协同育人资源匮乏。《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需要学校转变观念,主动作为,充分发挥学校的特点、优势,与家庭协同合作,构建学校协同育人常态化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这充分说明,学校家庭协同育人的机制建设已成为未来的工作重点。^③当前,学校距协同共育的目标较远,尤其表现在资源配置方面,学校对家庭教育指导方面投入的物质流和能量流甚微,缺少家庭教育指导有效开展的资金保障;也没有建立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室;甚至在队伍建设上,无法保障教师指导的专业性,且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教师的日常工作中,无形中增加了教师负担,质量也无法保证。这些都制约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开展,协同育人机制难以真正落实。其次,教师参与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互配合、相互助益,学校教育需要家庭的支持与配合,同样,家庭教育也应有学校的参与和助益,尤其是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教师。教师参与到家庭教育环节,有利于实现家校共育的目标。文件提出把教师家庭教育指导水平纳入平时的绩效考核中,然而多数教师只是迫于学校考核压力应付指导,实际指导质量并不高。指导的内容也仅仅是围绕学生学业的指导,也只是在纠正家长教育的观念和具体行为,没能起到指导家庭教育、家校共育的真正作用。再次,学校隐性环境建设缺失。家庭教育的物质隐性环境是指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渗透性影响的一切物质文化环境因素的总和。目前,学校关于家庭教育的隐性环境建设缺乏,大多数学校的环境建设多是对学生安全或者学校工作进度的安排,师生无法感受到有关家校共育环境建设的氛围,也无法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熏陶,自然降低了对家庭教育的渗透和参与的积极性。此外,持续协同育人长效机制未确立。在家校协同育人实践过程中,容易产生以点代面的问题,即以局部的一两次合作活动代替常态化的协同努力。学校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进行校园管理,对于校外人员进校的情况需要出具证明或者进行登记,这导致多数家长为避免麻烦极少参与学校事务,仅有的家长会也把它简化为例行公事,双方沟通机会较少,导致针对学生的一些问题无法及时沟通、有效解决,学校教育 with 家庭教育存在“两张皮”现象,缺乏系统性的安排。

(二) 家庭教育内生环境违背教育规律

狭义来讲,家庭教育问题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教育失职,是指一些家长没有履行教养责任,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他人;二是教育失能,是指许多家长缺乏必要的知识与能力,尤其指亲子关系的建立;三是教育迷失,是指更多的家长陷入应试教育的泥潭里不能自拔,重智轻德,忽视孩子身心全面发展,导致教育焦虑

①孙艳平、高子彬:《家庭教育融入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的有力保障》,《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②窦媛、乔东平:《“家校社协同”视域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顶层设计与实施策略》,《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1期。

③殷飞、缪建东:《建构高质量的家庭教育实践体系——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困境与突破》,《教育发展研究》2023年第6期。

问题的滋生。家庭是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兼具教育功能的社会组织。在家庭教育中通常有三个隐喻:家庭是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任老师以及家庭是第一课堂^①,凸显了家庭教育在人一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由于每个原有家庭家风、家庭观念、家庭教养方式不同,难免会产生一些家庭教育问题,影响和谐家庭环境氛围的建设。

1. 家庭教育观念局限花盆生境。“花盆效应”亦称局部生境效应。花盆是一种半人工半自然的小生态环境,具有极大的空间局限性,它是由人工创造出来的具有适宜生长条件的环境,在短时间内物种具有较好的发展状态。但这种条件会持续降低物种的生存能力,当物种离开花盆之后,其生存能力远不足以适应其它生态环境。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育率的下降,改变了父母的教养观念。家长都希望为自家孩子创造极优的生活环境和给予其充足的物质保障,舒适的生活方式极易养成孩子懒散、自私的习性,他们的抗压、抗挫能力也极弱,一旦与父母和同学之间发生矛盾,会把所有的错误归结于他人;或者父母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或想法行事,就会以极端的方式威胁父母,无法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与指责。随着时间推移,一旦脱离家庭环境的避风湾独自生活时,就难以适应社会环境,并感到无所适从。

2. 家庭教育内容违背耐律定律。美国教育生态学家谢尔德福提出的耐律定律认为,如果要使一种生物消灭或绝种,只要对其中任何一项因子的性质加以改变,或将其含量予以增减,使其量达到生物耐力的界限之外,即可出现上述后果。教育个体的生态承受力和耐受度有限,达不到或超过这个“度”,就会产生不利或者相反的影响。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本应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事实却是一些家长深受功利化思想的戕害,未能根据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适时调整教育内容的侧重点,依旧把“重智”摆在中心位置,强化知识灌输,这样的做法极易抹杀孩子的个性,而且间接导致孩子学习目的异化,长此以往,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扭曲学生的价值观。另外,家长较少就“个人品德”“行为习惯”“情感陶冶”等内容对孩子进行教育,也不重视通过自身的行为规范对孩子品德进行耳濡目染的影响。家长不顾孩子的意愿,打着“都是为你好”的旗号为其安排各类补习班和兴趣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并以成绩为衡量标准进行奖惩,一旦孩子成绩下降,家长就把原因归为孩子的态度不诚恳,学习不用功,孩子长期生活在这样压抑沉闷的环境氛围中,极易产生厌学情绪与逆反心理,既不利于和谐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建设,也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和优秀品质个性的形成。

3. 家庭教育方式违反最适度原则。适度原则是古希腊政治家和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是指在执行目标任务时,需要遵守一定的比例、节奏和程序,最终达到最佳效果的原理。家庭教育中家长失职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家长没有履行教养责任,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他人。尤其伴随着科技创新和屏幕终端产品的普及,电子设备成为家长育儿的必备产品。家长借助这些产品育儿,甚至将孩子的学习交给机器,孩子不听话家长也会通过播放视频进行制止。但科技是把双刃剑,为人们了解世界提供窗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宅男宅女甚至宅孩,就是对当下足不出户人群的形容,他们主要依赖科技产品进行娱乐、购物、学习等。由于长期与外界的失联,这类人群极易产生严重的身体和心理问题,语言沟通能力退化,记忆力减弱。同时,网络产品良莠不齐,未成年人的思想、品格等还处于发展阶段,他们的年龄特点决定他们分辨能力弱、容易受到一些负面视频的影响,更为甚者,会因此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4. 家庭教育主体男性角色边缘化。边缘效应是1942年由贝切尔提出来的。他发现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生物群落交界处,往往结构复杂,出现较多不同生物种类,且特别活跃。综合现有研究,边缘效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不同学科、不同风格的学派间形成边缘效应,利用边缘效应的有利条件和协和作用,使各学科和学派能形成启迪作用,形成异质系统;二是指生态系统中较为薄弱的边境或是忽视的交汇地带。^②家庭教育中父亲扮演的角色往往容易被忽视,父亲成为可有可无的角色。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米德将戏剧中的角色概念引入社会角色分析,此后演变为社会角色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在社会活动中都会扮演多

①洪明:《论家庭教育的基本特质:基于家庭教育的三个隐喻》,《教育学术月刊》2023年第4期。

②罗梦园、杜静:《教育生态学视域下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的路径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种角色,每种角色有特定的角色思维与行为方式。^① 在家庭角色中,父亲是睿智与果敢的化身,其扮演的角色通常会让孩子感受到充实与完整,安全感也会增强,而且与父亲的依恋关系不仅让孩子的认知情感更优秀,暴力倾向也会更少。但现实写照中一个家庭照顾孩子的责任与义务往往是母亲,父亲几乎不参与。针对这种情况,专门有一个特别称谓叫“丧偶”。研究表明,一个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实际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努力,而不仅是依附于母亲。在传统性别角色中,女性带有柔性美,男性带有刚性美,孩子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中会无形汲取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但那些来自“丧偶式育儿”的家庭子女较少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关心与爱护,渐渐会形成孤僻、冷漠等不良性格,给孩子一生发展带来缺失。

(三) 教育链间生态位模糊

教育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是指教育个体在教育生态中所占有的地位与发挥的价值,并以个体在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适应能力去规范“生态位”的区域。^② 同样,在教育系统间同样存在生态位,各教育系统所占位置不同,发挥的作用以及价值也不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理应找准自己的定位,形成合力,共同致力学生的健康发展。当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错位导致系统间同质化现象严重,群体共生能力不足,加剧了教育链间各系统生态位的模糊。

1. 同质化现象严重。“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一事物之所以是此一事物,就在于此一事物的质。此一事物的质变了,就表明它不再是此一事物,而成为它事物。所谓“同质化”,就是质的同化过程,指的就是事物与事物之间赖以相互区别的质发生了趋同的情况。^③ 家庭的教育功能,区别于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多元分散的社会教育,但在功利化主义思想影响下,家庭教育逐渐衍生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家庭教育内容与学校教育内容趋于一致。尽管国家现已提出“双减”政策,以此来规范课外培训机构,但“唯分数论”盛行的今天,部分家长为避免自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依旧会寻找课外家教提升成绩,家庭教育“学校化”,学校教育放大化现象凸显,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2. 群体共生动力不足。教育生态学中的“群体动力”是指教育系统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良好的群体合作能形成巨大的“群体动力”。教师认为学校应以提升学生智力和学业为主,兼顾品德教育,除此之外,其它的教养责任应该归于家长。教师教学负担重,家庭教育责任不应该成为教师工作的重心。更有甚者,部分教师会把自身工作任务转给家长,让家长辅助其完成。家长对此并不乐意,但又不敢与教师发生正面冲突,担心会给自家孩子带来不良影响。同时,大部分家长认为家庭只需负责照顾学生的日常起居,有关教育的问题应该交给学校,自身也没有学过系统的教育知识,无法胜任家庭教育的职责。因此,家长希望学校可以代偿家庭教育。两者存在的分歧,使教育无法形成合力,产生各自为战、难以协同的不良局面。

三、问题归因:教育生态学视域下家庭教育问题原因剖析

从教育生态学视域看,家庭教育问题的产生,其实质就是教育生态失衡。这种失衡并非静态的结果,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它是多种生态因子影响及其与环境融合程度不深的结果。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家庭教育的生态失衡是为了创造更好更高层次的平衡,因此,应以乐观积极心态探寻家庭教育生态失衡的原因并进行有效化解。

(一) 环体嵌入不深

家庭教育系统的环体是家庭教育实施运行的重要载体,不仅指家庭教育运行的环境,还涵盖了该环境所反馈的教育支撑条件,具有全息性。家庭教育实施的制度因素、人文氛围、硬件设施等都会成为影响家庭教育发展的因素,都属于系统环体的客观组成因子。因此,有关家庭教育失衡问题的分析将基于教育生态学的视域,从影响其形成发展的四个客观因子层面进行归因。

①李艳、顾秀林:《小学教师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困境与出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②吕鑫源、刘春燕、李晶晶:《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困境与破解思路——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的分析》,《中国成人教育》2022年第13期。

③奚丽萍:《教育同质化现象论》,《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年第5期。

1. 制度层面存在缺失。一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家庭教育法中有关教育的指导细则具有普适性,不具备特殊性,尤其针对特殊家庭缺乏具体的可实施细则,相关制度与评价体系极不完备。同时,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主要由当地妇联、社区牵头,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辅助参与,对相关主体权责的规定不够具体,缺乏明确分工,极易导致工作错位、互相推诿、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给各地政策实施留下巨大的解读空间,造成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在实施过程面临巨大挑战,相关执行者往往采取敷衍了事或者依照自己的设想执行,指导质量不高,服务工作举步维艰,很难从根本上有效实施和推进。二是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缺失。许多培训机构借助家庭教育的东风,大肆招生宣传,各种儿童家教之风盛行,但实际上所谓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并非国家职业认证的专门职业。长期以来,社会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专业性并不认可,导致其发展缓慢,无法吸引优秀的青年人才投身家庭教育事业中,也导致教师参与家庭教育指导的积极性不高,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只能由一些非专业人士兼任,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化水平较低。三是教师考核机制不完善。家庭教育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充分发挥学校在协同育人机制方面的作用,尤其需要发挥专业教师的作用。2023年出台的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中提出,将教师家庭教育指导水平与绩效纳入教师考评体系是实现家校合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方法。学校积极贯彻落实家庭教育文件,将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情况并入教师的绩效考核当中,有利于促进家校合作的质量。但此文件没有具体列出教师家庭教育指导水平的细则,没有一个度量标准,这导致学校在进行绩效考核评判时会依据对教师在平时的表现进行主观的判断,绩效考评存在失真现象,教育指导质量与奖惩机制不对等。长此以往,会造成教师心理的不平衡,影响教师参与家庭教育工作的质量。

2. 政府层面推力不足。一是社会化指导缺乏政府力量的支持。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给予相关力量支持,包括物质流、能量流等。由于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因此会把大部分资金投入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家庭教育指导的补贴就会变少。在指导主体上,政府存在区别性对待,除各级妇联组织按照政策文件要求建立了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外,公益类的家庭教育指导并没有得到政府文件的审批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的支持,此类做法,会极易降低志愿者参与此类活动的积极性,也会引起大众对该项工作的不满,不利于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缺少推动家庭教育建设的基础设施,包括家长培训室、宣传栏等,导致家长不了解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质,降低了对其重视程度。二是政府职能发挥不充分,政策落实不足。《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早在2011年就已提出建设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但从实施的效果看,由于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和专项政策的支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建设进展缓慢。其中,家庭教育工作管理问题最为突出。多部门协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是我国目前主要管理模式,这可以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有效解决家庭教育工作涉及面的局限性问题。但缺点在于,各部门之间工作内容相对独立,权责划分不清晰,缺乏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政府主导作用不突出、牵头部门行政力不足的问题,影响了家庭教育工作健康发展。

3. 文化层面阻碍创新。一是社会基于性别角色偏见。男权主义时代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社会上普遍认为男性是家庭的劳动主力,主要负责家庭的经济责任,因此,为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大多男性选择外出工作,把教育孩子、养育孩子交给母亲。即便部分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父亲能够陪在子女左右,但发挥的作用也不大,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母亲照顾家庭是应有责任。因此,男性不愿分担,甚至有些父亲在家里扮演着巨婴的角色,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完全抛给母亲一方。二是教育价值观过度功利化。教育过度功利化的典型表现就是官本位思想的盛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儒家文化始终是紧密相连的,在儒教影响下的封建社会形态助长了“官本位”思想的传承,如“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科举制度在封建社会延续千年,直到今日的各种应试制度,^①人们仍寄希望通过知识的学习实现阶层的跃迁,尤其是老百姓家的孩子,他们希望通过知识改变个体命运,甚至改变家庭现状。不论学校还是家庭,都会把学生的智育放在第一位。有的学校甚至会把教师的职称晋升、奖金发放和学生的学习成绩挂钩。这导致教师负担过重,家长也因学生的成绩感到焦虑,为孩子找各种补习班提

^①杨乐:《“官本位”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好成绩,目的是希望孩子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教育的过度功利化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使教育完全成为实现个人或家庭功利目标追求的工具,扭曲了孩子的个性,泯灭了灵性,扼杀了创造性,异化了教育过程,导致了教育焦虑,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①

4. 环境层面赋能不足。一是社会缺少浓郁育人氛围。社会环境属于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外层部分,是进行家庭教育宣传的主要阵地。这就要求社会各界加强宣传,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宣传度低。媒体并没有对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与及时的报道;有关家庭教育的文化氛围等也不够浓厚。一些家长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较低,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亟须开展有关家庭教育指导的栏目和平台,突出重教氛围。二是社区育人功能缺失。高楼林立、商业繁华、挤压式的居住生活空间是当代城市建筑的主要标识之一。以社区为单位,城市被划分为较多的地域。社区是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本应除了有相似的地缘特征外,还应有类似的价值理念和生活追求。其本应为家庭教育发挥一定的作用,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和财力资源。但家庭教育边界的内移,弱化了社区教育的作用,社区教育的凝聚力较弱,导致社区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小。

(二) 教育责任边界不清

青少年成长受包括家校社在内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影响,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责任边界是现实中难以把握的问题。从问题产生的角度看,很多孩子的教育问题根由在家庭,发展在学校,表现在学校,是家校社共同作用的结果。^②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教育目标的达成需要家校社相互配合。但现实情况是家长认为发生在学校的教育事务应该由学校承担,而学校认为孩子品德问题根深蒂固的原因在家庭,家长要配合学校甚至也要接受教育。家校责任边界的不清晰,致使在面临问题学生时,家校之间存在互相推诿现象,致使家庭教育实施产生两难困境。

四、破解之策:教育生态学视域下家庭教育问题的纾解

生态平衡是英国植物学家谭斯利于1935年首次提出来的,它包括个体生态平衡、群体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需要家校社协同发展并相互促进,凝聚育人合力。从教育生态学的视域观照,当前可以重点从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利用教育生态富集效应,构建完善的家庭教育学科体系;二是运用协同理论,促进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三是运用关怀理论,构建和谐的家庭教育环境。

(一) 利用生态富集效应,促进家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

生态富集效应表明,当一种生态系统中的构成因子迅速大量富集,会给该系统的发展带来活力和动力,富集度愈高,系统愈向高水平发展。家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家庭教育学科理论的指导,需要将家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放在学科发展的中心位置。我国家庭教育学科起步相对较晚,理论研究处于相对贫乏状态,我国家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我国四亿多家庭教育实践。同时,当前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必会加大对家庭教育发展的投入。因此,借鉴教育生态学的富集效应,可以从学科体系建设入手,为家庭教育建设提供充足的能量流和学科突破口。

1. 推动家庭教育学科及其理论建设。目前,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框架。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扩大了学科领域研究的范围,尤其是一些尚未有人涉足的分支学科,空白点较多,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这些新型的学科还没有构建出完整的学科体系。家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相对较薄弱,存在碎片化倾向。当前的家庭教育研究更像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汇编^③,只是对当前家庭教育实践过程存在问题的总结。因此,我们可以着手对家庭教育进行相关的学科研究,建构家庭教育学科体系,坚持学科体系建设的系统观和大教学观,采用跨学科的视角,汲取其他学科理论观点,并为我所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学科理论和学科体系。

^①孙建华:《新时代家庭教育的核心意蕴、现实困境与路径突围》,《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②洪明:《探寻家校矛盾冲突的成因及其化解策略》,《中小学管理》2023年第5期。

^③杨雄、刘程:《新时期家庭教育学科发展与课程建设思路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21年第2期。

2. 编制兼具理论性、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教材。目前,有关家庭教育的指导教材数量不多,而且教材内容多具一般性和泛化性,缺乏特殊性和具体性,导致在进行相关指导服务家庭教育时缺少针对性和指导性,家庭教育指导质量总体较低。理论来源于实践,形成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它的产生、演化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为依托的。因此,在编制相关教材之前,需要相关学者先进行实践探索和家庭教育调研,依据现实情况进行观察与思考,并构建理论框架,然后,群策群力、协作编制相关教材。

3. 定期举办主题性家庭教育学术会议。经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学会批准,2003年我国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但从实际情况看,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更多像一个摆设。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可以通过制定行会标准与建立分会,定期举办主题性交流研讨,鼓励那些对家庭教育研究有兴趣、有专长的学者围绕某一主题发表观点与建议,挖掘有利于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的理论成果并转化为实践,一期一个主题,每个主题研深论透,主题依次推进展开。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研讨的深入,必定会使家庭教育理论和实践更具时代性、指导性、创新性,使家庭教育学会的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4. 高校设立家庭教育学专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提高了家庭教育的地位,并要求各方协同推进家庭教育。为提高家庭教育质量,深入推进家庭教育发展,高校需要新增一门家庭教育专业,招收培养家庭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由于没有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高校可以先进行专业试点。针对试点对象,可以通过公开竞选的原则,每个有条件的高校都可以申请,但需要依据一定标准,表明院校开设相关专业的优势和必要性及其可能性。针对没有报考此类专业但对家庭教育感兴趣的学生,高校可以开设该课程的选修课,从而为家庭教育专业打造培养一批高质量的专业人才队伍。

5. 探索建立家庭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当前,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主要由学科教师兼任,尽管教师学过相关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但其专业性还是有所偏重的。因此,国家可以在现有教师资格考试的基础上,加入相关的家庭教育考试科目。也可以按照兼职与全职的职业技能要求,分别认证兼职家庭教育指导师和全职家庭教育指导师。为减轻教师培训负担,可在现有教师资格证认证基础上,让教师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培训,结业后,根据教师的培训成绩,颁发“双证”。

(二) 利用协同演化效应,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

赫尔曼·哈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协同理论。协同是某一系统要素进入另一系统并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影响系统整体功能的现象。^①高质量家庭教育建设需要各教育子系统协同发挥作用,家庭与学校、社会等开展更具广度深度的协同合作。

1. 强化现代家庭教育观念传播,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家庭教育指导,并不需要束之高阁的专业性话语来表达,相反,用更通俗的表达方式,家长会更容易理解。因此,为了更好地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需要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理念传播,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一是加强社会传播,形成社会“连锁链”。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②。每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都有其专门的话语表达,但他们的受众群体只适用那些“专攻者”。而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并不能理解,尤其针对那些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的家长。因此,为实现家庭教育观念更好地传播和建构,应形成“社会连锁链”。首先,在影视选材方面,多拍一些有关家庭教育题材的电视或者电影,形成集群效应,这样家长在观看时会结合自身进行思考和乳化。另外,将冷冰冰的说教通过鲜活的案例来表达,更能吸引家长眼球。其次,在广告拍摄方面,多拍摄一些有关家庭教育题材的公益广告,让家长和孩子在思想上产生共鸣,行为上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此外,在宣传标语方面,把家庭教育理念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制成标语,做成地标性建筑,让来来往往的人们在不自觉中记忆于心、潜移默化。二是建设家庭历史纪念馆,提升社会育人氛围。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存在的意义是让人们时刻铭记历史,以文化人。同样,在社会建设中比起非教育意义的高楼大厦,富有教育意义的馆舍,更应该多建一些。历史上,有关家庭教育的书籍、书信可谓汗牛充栋。但现代的人们却很少了解家书里面的内容以及家书创作的背景。或许,历史上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家庭教育故事,这就需要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的专门人员挖掘、整理,并以遗迹或者雕塑

^①李艳、顾秀林:《小学教师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困境与出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②高原:《知识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当代家庭教育观念的传播与建构》,《教育发展研究》2023年第6期。

的方式列入史册,形成专题,保存在纪念馆,供人们观瞻感悟,提高全社会在家庭教育观念上的共鸣共识。三是组织社区活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社区是家庭生活外部的主要场所,是社会因素对家庭教育影响的具体化,也是社会指导家庭教育的具体执行者,需发挥它应有的凝聚力。所以,社区应该定期组织一些活动,尤其是亲子活动。这样,不论是家长与家长之间,还是家长与孩子之间在相互磨合中会渐渐熟络起来,相互之间也可以针对孩子教育问题探讨,找寻解决方案,进而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社区可以成立家社共治委员会,委员会工作人员不一定全是专职人员,其设置的一些岗位可以由社区家长担任,激发家长参与管理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2. 强化政府职责,聚力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建设。美国学者爱普斯坦(Epstein)提出的重叠影响域理论认为,“家庭、学校与社区为学生成长承担共同的责任时对孩子的关系发生了重叠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影响力会不断累积,将孩子们置身于一个关怀型社区之中”^①。当新时代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后,对孩子成长担负责任不单是家庭、学校和社区责任,政府在其中也承担着家庭教育的责任。因此,需强化政府职责,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质量。一是设立家庭教育专项资金,保障家庭教育体系建设。政府能供给家庭教育建设的专项资金有限,这导致家庭教育体系建设发展缓慢。因此,政府需要鼓励企业、个人等进行捐赠。通过提高税收抵扣比例成为强化捐赠动机、激励高收入阶层捐赠的有效政策。对企业和个人通过实行税收抵扣可以提高企业和高收入者的捐赠积极性,这样,可以弥补政府的财政扶持不足等问题。政府可以把这捐赠资金的多数划分为家庭教育专项资金,这项资金只能用于针对特殊家庭孩子的拨款以及为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的花费。并且对于每一笔花费都要有具体的明细以及花费方向,把专项资金真正落到实处。二是完善家庭教育家庭指导服务监督体系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需要统筹全局,做好整体规划,做到三个明确:其一,明确监督主体。《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确立了政府的主导地位。”^②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以及为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实际应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参与共同治理。作为主体,政府应有大局意识,汲取各方有效管理经验,防止监督主体冗杂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其二,明确监督内容。监督内容不应该仅仅只是简单的投入—产出过程,相对此类静态的结果监督,投入—过程—结果这类的动态监督更能找出病灶。因此,在监督的过程中更应该注意亲师互动、家校互动、家庭和服务阵地互动;其三,明确监督方式。采用线上线下双线监督的模式,政府可以开通家庭教育指导专项服务平台,欢迎社会各界对家庭教育服务指导过程中服务态度以及服务工作不到位的专职工作者等进行投诉。政府结合被投诉者被投诉的次数以及平时的工作表现对其进行惩罚或免职。另外,政府可以采取线下的不定期抽查,以“家长身份”就自身对家庭教育中的疑惑向工作人员进行咨询,从侧面了解家庭教育指导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策略。三是建立分层分类的家庭教育指导。家庭教育指导需要确立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家庭关系,另一个维度是父母自身的素质。通过这两个维度,可以把家庭教育指导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家庭关系好,父母自身素质高,不需要家庭指导过多干预,通过网络就可以自行解决,只需政府把任务细化到社区,让社区定期回访即可。第二等级是家庭关系较差,但父母自身素质高,自觉履行对孩子的责任,这需要政府联合学校,了解此类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并进行心理治疗,教师定期家访;第三等级是家庭关系差,父母自身素质低。尤其是针对农村家庭,这时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指导人员的培训,并联合司法部门,综合运用“民事责任追究、行政责任追究和刑事责任追究”阶梯式的“物质惩罚”模式对教育失职的家长进行惩戒,即采用强制性手段对那些进行柔性措施之后仍旧不知悔改的家长进行惩罚,包括惩罚、拘留等。也可制造社会舆论压力等精神强制手段,利用网络平台对拒不接受改正的家长进行公示或者纳入征信系统黑名单等处罚方式切实提高监护人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提升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性,彰显法律的威严和作用。

3. 落实学校主体责任,提升教育指导质量。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应协同家庭教育,共同致力于学生的发展。这首先需要学校有一定的物质环境,自身“能作为”;其次通过一定的物质奖励,提高教师的积

①和学新、李慧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背景下家校合作研究的进路与策略》,《当代教育与文化》2023年第3期。

②梁丽婵、边昊天、罗良:《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督导评估的现状、关键问题和实施建议》,《中国电化教育》2022年第5期。

极性,让教师“想作为”;最后释放权力,给予教师一定的自主权,让教师“敢作为”。一是加强校园环境建设。校园环境的建设应注重隐性和显性环境的全面建设。隐性环境的建设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塑造蕴含家校共育、协同共进的文化价值观。显性建设应注重家校共育室建设,定期组织学生家长参加家庭教育专题讲座、观看有关家校共育的主题视频或者针对家庭教育问题的主体交流会,使家庭教育不再是家校共育的难题,使家校共育观念深入校园、深入家庭、深入人心。二是优化指导方式。学校除将教师的家访纳入绩效考核外,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发家访评分系统、建立奖分银行制度。学校可以为每一位教师量身订做一个用户调查评分系统,每次教师家访结束后可以让家长关注学校公众号对老师进行打分或者是为教师制作一个二维码,家长扫进去就可以针对教师的表现进行打分。所谓的学分银行概念来自于终身教育理念,是指对人们各类学习成果予以认可的一种载体,或是一种管理制度。学校教师可以基于每次的表现进行分数转换,之后由学校针对每个教师的学分进行统计,以提高教师参与积极性。三是释放教育权力。教师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为此,首先需要学校给予教师一定的自主权,给予教师施展平台和条件支持,把教师有关家校共育的想法运用在实践中;其次,给予教师一定空间,让教师在合理范围内自行组织与家长的各类学习与交流活动,增强彼此的信任感;最后,家庭教育质量的提高并非一朝一夕,需要教师在校多组织家长参与活动,“家生”可以互换角色,让父母体验做学生的感觉,通过角色换位,家长更能理解学生,从而增强“家生”的亲密感。

(三) 利用关怀原理,建立和谐的家庭教育生态圈

内尔·诺丁斯的关怀理论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有能力、关心人、爱人也值得人爱的人。^①“关怀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且强调“没有这种关心,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也就是说,关怀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完整发展。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单元,家庭教育是培育个体社会化与个性化的最初社会组织。但由于家长对自己的角色属性与定位不清晰,以错误的角色观念及角色行为自居,引起家庭内部矛盾激化。为优化提高家庭教育建设质量,家庭建设需要创设一个爱的环境,在言语与行动上多鼓励孩子,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

1. 优化家庭生态环境。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是营造良好家庭环境的基础,是家庭教育顺利进行的保障。构建和谐的家庭环境,家长首先需要受教育,育人先育己。可借助大众传媒、科普读物了解家庭教育的方法;其次,家长要学会关心与鼓励,在日常生活中,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心理环境;对于孩子的错误或顽皮行为,不要采取“棍棒”教育,而是要学会换位思考,让孩子感觉到父母首先是他的朋友,产生亲密感,从而“亲其师,信其道”。再次,要多陪伴孩子。现代生活节奏快而繁忙,家长疏于对孩子的教育陪伴。父母应每天留出一些空闲时间多和孩子沟通交流,多和孩子做一些亲子游戏,了解孩子内心想法,及时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的解决。另外,父母还要榜样示范。班杜拉认为,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是通过后天对榜样的观察模仿习得的。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其一言一行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生活中,父母在孩子面前要举止规范,言行得体,谨言慎行。最后,挖掘信息网络优势,实现资源共享。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社会系统的链接性、紧密性和一体化。“一机在手”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家庭教育资源。家长平时遇到不懂的教育问题,凭借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技术,就可以高效解决问题,同时,借助网络技术,家长也可以把自己的育儿经验分享出来,供别人参考借鉴,实现资源共享。

2. 培养良好家风。家风是经过家庭长期培育而形成的文化底蕴和道德氛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②。良好的家风,有助于优化家庭环境与氛围,使孩子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健康成长。首先,父母应以身作则,加强自身修养,提升道德情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道德要求转化为行为习惯。要善于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养分,培养孩子正确的“三观”,养成优秀的品质。其次,父母应强化规矩意识。规矩意识对家庭成员遵纪守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家庭教育中,应借鉴古往今来家庭教育的积极成果,从小培养孩子良好的规矩意识,

^①甄晶:《诺丁斯关怀理论对我国高校道德教育的启示》,《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年第4期。

^②赵秀丽、石雨生:《〈家庭教育促进法〉视域下家庭教育问题研究》,《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这是因为个体发展具有阶段性和顺序性，从娃娃抓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家长可以利用节假日等闲暇时间带孩子去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地方，从历史事件、革命先烈、模范人物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让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3. 平衡家庭教育的性别分工。家庭教育要注重整体性原则，父母应该分工明确，配合默契，都要承担好自己的教育责任和义务。费孝通曾说：“抚育作用不能由一女或一男单独负担，有了母亲还得有父亲”，即儿童的成长过程离不开父母的共同抚育。^① 因此，家庭教育不能只有母亲的付出，父亲也应积极参与，尽到父亲的职责，即父职。家庭教育中有了父亲的参与，不仅有利于发挥父亲性别特质的育人功能，促进孩子健全人格的发展，使孩子形成正确的性别意识，也有助于促进家庭和谐，婚姻美满。父亲在教育子女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正，有利于父亲自我完善^②。

Perspective, Attribution, and Solu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cology

SUN Jian-hua¹, WU Xiao-li²

(1.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2. Xi'an Innovation College, Yan'an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oretically appropriate and practically necessary to look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cology and explore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cology, the problems of family education can be viewed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the peripheral limiting factors, the endogenous environment against the laws of educ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position of the educational chain is fuzzy. The peripheral limiting factors are the inadequacy of the social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and the lack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schools; the endogen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mainly the limit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to the flowerpot habitat, the violation of the law of resistance to the law of education, the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educ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male role of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 and the blurring of the ecological position of the educational chain is mainly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serious homogeneity and the lack of the ability of group symbiosis, and so on. When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of family education, they are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ing is not deeply embedded and the boundaries of education are not clea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family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n ecological breakthrough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o utilize the ecological enrichment effec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discipline system; second, to utilize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effect to create a collaborative parenting community of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third, to utilize the principle of caring to establish a harmonious family educ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educational ecology; family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parenting

[责任编辑 治平]

①丁静：《家庭教育缺失语境下学校代偿教育评析》，《教学与管理》2019年第27期。

②洪明：《父教问题辨析——兼论家庭教育分工原理》，《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